

“帝师”熊赐履为啥写诗骂自己？

金庸的《鹿鼎记》里，韦小宝回扬州听闻吴三桂造反，叫师爷诵读解说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。张勇、赵良栋、王进宝、孙思克，以及天地会的李力世等均想：“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，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，不提半句满汉之分，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，可十分高明，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。”

这一道诏书实际作者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。正是他引导康熙帝躬行儒学，集中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，后来被选中辅导皇太子，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。他有一首诗曰：“存诚主敬工夫大，列圣相传只此难。何物老伦堪受此，衔恩出直泪阑干。”“老伦”乃南方人的脏话，章炳麟的《新方言》就解释道：“今自镇江而下，浙闽沿海之地，无赖相呼曰老伦。”熊赐履此前一度蛰居江宁，和镇江离得很近。他以“老伦”自居，那就好比是北方人骂“老王八蛋”，非但不文雅，兼且不自重。要感谢圣恩，无论如何谦卑，总不至如此自辱。熊赐履当真做过一件缺德事，结果被人揭发，弄到革职出京，因之自称“老伦”倒是不算苛责。



熊赐履是崇祯八年(1635年)生人，父亲熊祚延是明末秀才。崇祯十六年，张献忠横扫湖北，熊祚延组织团

忠肝义胆 帝王之师

练反抗，被流寇所杀。熊赐履靠母亲拉扯大。他闭门苦读，顺治十五年(1658年)高中进士，康熙四年(1665年)升任内翰林弘文院侍读。

清朝当时没设立内阁，而是分立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，简称内三院，后来又把翰林院合并进来，分别称作内翰林国史院、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。内翰林弘文院的职责是议论古今政治得失，给皇帝和皇子讲课。熊赐履推崇理学，曾著《闲道录》抨击王阳明的学说，提倡“明善”

“主敬”等宋儒观点，思想上复古，所以又有人批评他是反动理学家。

宋儒的忠义精神，影响了熊赐履，使他面对看不惯的事，可以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，不畏惧权势。《闲道录》完稿那年——康熙六年，他大胆上奏：“王道必以正心为本。”批评鳌拜等四大辅臣的做法是祸国殃民，破坏社会稳定，进而指出要依靠儒学，使满汉团结。鳌拜厌恶他妄言朝政，要治他的罪，康熙帝硬是将他给保下来。

鳌拜集团覆灭后，熊赐履升任内

翰林国史院学士。内翰林国史院的职责是撰写表章、编纂皇帝的言行实录，这使他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了。康熙九年八月，内三院被并作内阁，又重新拆出翰林院，由熊赐履担任掌院学士。以后几年，熊赐履深知皇帝年幼，竭力讲学，给皇帝灌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。

康熙十二年，朝廷决计撤藩，熊赐履积极辅佐皇帝平叛，韦小宝听到的那篇诏书就是他所拟。诏书要求老百姓各按职业，并不株连，有能擒斩吴三桂者则予以重赏，有率众来降者则论功叙录，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吴三桂的势力。康熙十四年，以熊赐履素有才能，居官清慎，升他做了武英殿大学士，官居正一品。

撤藩之前，熊赐履持反对意见。他知道撤藩则三藩皆反。皇帝坚决撤藩，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念，激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让他支持皇帝。

虽然人无完人，但是儒家，特别是宋儒，就偏偏强调做完人。熊赐履后来之所以做出缺德事，害得他几乎身败名裂，恐怕正是和这种追求完美的执念有关。

那就是康熙十五年(1676年)的嚼签案。时值三藩军势的膨胀期，西南失守，天下震动，明朝宗室和郑经集

误拟票签 五内俱焚

团则打算浑水摸鱼。各地急奏不绝，内阁的票拟匆促，常出错。所谓票拟，是指内阁大学士先读奏章，将建议写到小纸片上，称作票签，夹在奏章中进呈皇帝参考。康熙朝的内阁由四殿二阁构成，四殿是中和殿、保和殿、文华殿和武英殿，二阁则是文渊阁和东阁。四殿二阁，满汉各一，合计十二个

大学士。十二人都是饱学鸿儒，但相互间不免有竞争情绪。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，年逾花甲，常有糊涂之态，让追求完美的熊赐履很不满。可是那年七月，熊赐履却把陕西总督哈占“报获盗犯、开复疎防等官”的票签弄错了。

哈占所言“开复”是要将以前被免职的官员复职，熊赐履的票拟则是：

“三法司核议具奏。”意思是要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同审理。三法司核议，这是朝廷处理重大案件的举措。哈占说人家捕获盗犯，该当官复原职，熊赐履给皇帝的建议却是从重议罪，全不沾边。

康熙帝读到票签，付之一笑。他早就习惯了内阁的误拟，本该是罚俸的事，往往一句：“他们心乱了，本无大事。”就不再追究。他看到票签，照旧只问一句：这是谁人所拟？当个笑话，无伤大雅。熊赐履却是五内俱焚。

大凡自矜自高之人，最难以容忍和接受的，便是承认错误。何况熊赐履素以“帝师”和“楷模”自诩，因此他慌急之下，居然就动了邪念。

票签纸条很小，有时不便署名，要第二天查对原签(底稿)才知是谁所拟。次日五鼓，熊赐履赶到内阁取来原签嚼了咽了。想到杜立德老迈糊涂，索性取来杜立德的一条原签撕去一截，将错签誊到上面，打算嫁祸。

熊赐履等到杜立德进来，便迎上

执念太深 铸成大错

去说：“老先生昨又错批了本了。”杜立德看罢道：“昨日不曾见此，是何缘故？”立刻招人查问，何以只有这一签短去一截？大学士索额图说道：“查昨日几本、几原签，即可知是谁错。”一查发现熊赐履缺了一签。熊赐履怒道：“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！”双方争执时，

突然有人出头指认熊赐履。原来此人昨晚去亲戚家丧事守夜，来得更早，躺在炕上休息时，亲眼看见熊赐履翻阅原签，取了一条咽下。

熊赐履无话可说。众人将事情交至吏部，康熙帝下旨将他革职。

其时，吴三桂军队杀进湖北，隔

长江和清军对峙。熊赐履不敢返家，蛰居江宁。江宁有个织造局，负责向宫中供应丝织品，管事者称作郎中。当时的江宁织造郎中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。曹玺揣摩上意，格外关照熊赐履，两人往来颇密。曹玺死后，江宁民众把悼念他的诗词结集出版，作序者就是熊赐履。后来康熙帝巡视江南，特别召见熊赐履，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又让他回朝担任礼部尚书，四年后调任吏部尚书。

熊赐履重回朝廷，自然是兢兢业业，坚决以儒家美德自律。至康熙三十八年，他奉命教育太子，以“东阁大学士”的资格，再次列席内阁(东阁，是太子读书的地方。太子的住处称作东宫)。推本溯源，这都是他当年向康熙帝倡导儒学之功。师恩深重，换来康熙帝的宽仁大量，可说是因果相生。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冬月十五日，康熙帝召见熊赐履询问疑难，很是满意，当晚亲题了一幅对联给他，派

存诚主敬 老伦自新

内监捧出。联曰：“存诚涵物理，守敬积天真。”又传旨道：“卿学本如此，道其实也。”

存诚守敬，其实就是存诚主敬，意指恪守诚敬，是宋儒的律身之本。熊赐履诗中的“存诚主敬工夫大”一句，便是由此联而来。第二句“列圣相

传只此难”则是他本人的切身感受。其实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关键是犯错以后，是不是知道廉耻，能不能悔过自新。第三句“何物老伦堪受此”以“老伦”自比，虽然失之俚俗，倒确实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，视作性情流露的第一反应，亦无可不可。末一句的“出

直”是“直出”倒装；“阑干”则是“纵横”之意。所谓“泪阑干”者，就是老泪纵横，涕泪交流。

熊赐履捧着皇帝褒奖之联，衔恩直出，又惭愧又欢喜。所惭愧的是昔年做下的缺德事。所欢喜的，则是他正视了错误，努力自新，最终再次赢得了皇帝的器重，这一生毕竟无愧于儒家精神。他作诗时所流下的泪水，是足以洗刷他这二十几年来所积压的憋屈感了。 文图来源：北京晚报